

马铭 著



青春 启示录

qingchunqishilu

版社

马格 著

主有 月有 启示录

qingchunqishilu

青春 启示录

马铭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春启示录/马铭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3.3

ISBN 7-80171-223-4

I. 青…

II. 马…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7014 号

青春启示录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100007)

廊坊人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 字数 215 千字 插页 2

2003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3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 7-80171-223-4/1·167

定价:15.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100007

人们“恐怖”地发现，又一茬儿乳臭未干的小男小女，一不留神就长大了。他们雨后春笋似的破土而出，做梦般进入了一个多事的季节。

——小区的大人们

青春的激情呀，如幻、如楚、如痴、如醉……太不可思议了！

——高中生楚霞

爱情像花，顺应季节开放是最美的。

——宋祖慧老师

偷尝禁果的孩子呀，你们的的确确什么都不懂啊！禁果为什么叫禁果呢！

——警察麦国力



目 录

1	与感情有关的事情先后发生	(1)
2	两个少女的两个秘密	(13)
3	男孩儿的“内容”可能更深奥	(25)
4	翻开春天的扉页	(34)
5	警察麦国力的主观感觉	(47)
6	失踪了一个女孩儿	(56)
7	又失踪了一个女孩儿	(66)
8	青春当然是浪漫的	(75)
9	这天午后的情节	(85)
10	晚上也不平静	(97)
11	水乡,月上中天的时候	(109)
12	调查肯定会有意外	(121)
13	爱,是美丽的	(132)
14	蛋青色的短袖衫	(144)
15	那晚的月亮挺特别	(155)
16	他乡也有月明时	(166)
17	寂静的八一湖	(176)
18	真的水落石出了吗	(188)
19	此夜或许是平常的	(199)
20	孩子,那是禁果	(209)



- 21 令人窒息的夏夜 (220)
- 22 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 (230)
- 23 他从这个廊角走出来..... (240)
- 24 钥匙与锁的关系 (250)
- 25 圣洁的时刻 (261)
- 26 这里没有尾声..... (272)



1 与感情有关的事情先后发生

小麦芽尚无男朋友,但是这不影响麦芽为他人“做媒搭桥”。麦芽人缘好,初中高中的人认识极多。好人圈儿和坏人圈儿莫名其妙的都喜欢她。所以“江湖中人”都挺信任地把要紧任务交给她干,尽管她对自己干了些什么事情并不完全明白,倒也完成得很好。经她之手已经促成“两对儿”了。其中“钱”了一对儿,并因此导致了一场斗殴。另一对儿维持得好像还行。

小麦芽觉得斗殴那俩男的比较棒,难分雌雄。维持得好像还行那一对儿反倒被衬得没什么太大的意思了。

帮了别人,她比被帮的人还兴奋。自己是不是有点儿蠢蠢欲动她说不清。别人成了以后就不理她茬儿了,为此她愤愤然。而谁一旦答谢她一顿好吃的,她便像爸爸发了工资似的获得了某种非常真实的成就感。

要说有什么“美中不足”的话,那就是麦芽自己还“没有主儿”,她估计原因有两个,一是自己条件不是特别出色,再就是别人都觉得她小,把她当工具用。

这令人沮丧的发现,使她有一阵子心情不佳。期中考试那叫一个差就别提了。然后炎热而没劲的暑假就开始了。麦芽熬得特烦,直到碰到了原来的老同学胡晓伟。

胡晓伟外号二傻,大傻是刘小涛。



二傻半年不见仿佛更“老冒儿”了。头顶上染了一撮金毛儿,用发胶给弄成一特土的卷儿。搁别人身上可能挺帅,搁他身上怎么看都不对。这人天生一副邋遢相,说话还有些大舌头。过去在班里属于人见人烦的那种人,现在恐怕还是。

分手半年再次相逢,小麦芽觉得这家伙应该有点儿长进呀,可人家依然那副半睡半醒的鬼样子。

狗恐怕真的改不了吃屎。

胡晓伟是去年初一期中考试以后转学走的,转到了朝阳区还是东城区的一所收费昂贵的学校。他一走,大家就“迅速”地把他忘了。这小子特烦人,大伙儿都怕他那没完没了的“起腻”。

今天猛然相遇,麦芽伤心地发现,忘掉一个人其实比记住一个人还不容易。

二傻臭家伙!

此刻,他们正坐在麦当劳里胡吃海塞。小麦芽吃得极撑,塞进不少增肥的东西。胡晓伟一边鼓励她“再接再厉”,一边摇头晃脑地伴着“随身听”里的音乐在自我陶醉,抽筋似的抖动着胳膊腿儿。他说他上个月喜欢的是“唐朝”,这个月改“花儿”了。

要不是胡晓伟那声不顾一切地怪叫,麦芽相信自己这辈子肯定想不起这个人了。当时她正在参加有线台那个“快乐大本营”的节目录制,当摇旗呐喊的那种人。突然一声怪叫传来,台子的另一端蹿起个男孩儿——胡晓伟!

所有废话都不必说了,两人立即被驱逐出来。电视节目的现场录制可不是闹着玩儿的。胡晓伟被麦芽骂了个狗血喷头,最后急了:“干吗呀干吗呀,至于嘛你。过几天我给你弄一张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的票还不成吗?你们这些女的真没治。走,我请你吃麦当劳成不成。噢对了,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必须



告诉你。走走走，求你了！”

现在，“麦当劳”已经快吃得即将山穷水尽了，“重要的事”还未吐出半个字。

小麦芽把那杯没喝完的奶昔推给胡晓伟：“喂喂，你不是有话要告诉我吗？”

她的脚隔着麦当劳那固定在地上的凳子踢了他一下。

胡晓伟被她踢中，马上揪下耳机问：“什么事儿？”

噢，小麦芽顿时火了，仿佛上了一大当。

刚要拔脚拜拜，胡晓伟笑了：“嗨，你这人，还是那么爱急。其实我是成心的，我觉得那事儿最好别说了，说了你非把我打死不可！”

“你不说我更得把你打死，我是警察的女儿！”

“得得得，再也别拿这种话唬人了。要吓唬也可以，你应该说你是警察局长的女儿。”

“我爸没当局长。”

“整个一死心眼儿。”

小麦芽拿回了那半杯奶昔嘬了一口：“快说那事！什么破事儿呀？听上去神秘兮兮的。”

胡晓伟关掉随身听，问小麦芽要不要再来一个汉堡。小麦芽说：“少害我，我要听你说——那事儿。”

胡晓伟的眼睛游离开去，望着玻璃窗外来往的车流。正是中午，阳光挺厉害的，行人极少。远处的马路边上，一些人正把一个“因特网”的广告牌子往起竖，一直是歪的。

麦芽望那臭男孩儿变得有些琢磨不定的脸，突然间不安地似有些预感。她站起身来。

“算了，我走了。再见胡晓伟。”

胡晓伟赶忙蹦起来拦住她，变得有些结巴：“再……再坐一



会儿，求你了！”

气氛似乎在几秒钟里发生了某些变化，特微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事实上谁也没说什么。

麦当劳里的冷气好极了，一首当下正流行的“朋克”弥漫在偌大的空间里，感觉挺古怪。

两个孩子的四目终于相对了。

“麦芽你肯定不知道，我当年特想和你好。”胡晓伟一瞬间就摇身变成了酸诗人，目光挺忧郁的样子，“你可别骂我流氓。求你。”

小麦芽觉得自己刹那间全身的肉绷紧了，呼吸有些困难。眼皮为什么要垂下来，牙齿为什么要咬住嘴唇，两条腿默默地、淑女般的并紧了——全都是不由自主的。

“麦芽你听我说，我不是那意思……我、我只不过……喂，麦芽你别生气啊，你要是生气就把那杯没喝过的可乐泼我脸上……”

麦芽觉得自己莫名其妙地有一种想哭的感觉，那种感觉非常奇怪，硬说的话——仿佛是一种……愉快！

“我给你写过两次条子。一张塞在你的语文书里，一张叠成飞镖扔在你脚下。那个飞镖让你傻乎乎地给踩了，但语文书里那张你应该看见过……”

小麦芽觉得自己想起来了，确实有过那样一张条子。想表达什么又什么都表达不清楚那种。这种东西初一年级多得是，真真假假特神。麦芽记得她看见那条子时一点儿也不激动，更不像有的女生那样神经兮兮或者破口大骂。她琢磨了一会儿写条子者可能是谁，没有结果，然后就把条子撕了。

那时候麦芽欣赏喜欢谁就半道儿上堵谁那种，越无赖越有感觉。她对写条子的不感兴趣。



为那张条子，她似乎怀疑过班上的好几个男生，恰恰没想到会是胡晓伟。

“臭德行胡晓伟！”小麦芽终于透过气来，抬起了眼皮朝天花板笑了。她估计自己的微笑一定很迷人，“后来那张不署名的贺卡恐怕也是你寄的吧？一笔臭字。”

“什么贺卡？没有哇。”胡晓伟眼睛瞪得溜圆，在麦芽的微笑中恢复了常态，“我没寄过贺卡，绝对。哇，我知道了，你肯定还有别的追求者！”

玻璃门那里闹闹嚷嚷又进来四五个男女中学生，他们把声音放低了些。

“再胡说我真跟你急了，我可没有追求者。我还小！”

“假不假呀你！”胡晓伟赖皮赖脸地笑。

两个人更开心了，很愉快地逗了会儿嘴，像“过来人”似的回忆了一些过去的人和事，说到可乐之处便纵情大笑。小麦芽感到这个中午过得真是不错，真的很快乐。

“据我所知，咱们班当时至少有五对儿。”胡晓伟道。

“没戏没戏，你完全被蒙蔽了。”麦芽比划着，“九对儿，傻瓜蛋！”

她依次数着那九对儿都是谁跟谁，胡晓伟听傻了。

“耶，看不出来呀，麦芽小姐。你原来是真正的江湖中人！”

后进来那几个男女中学生往这边看，目光放肆。

他们也很放肆地哈哈大笑。胡晓伟要了一大包薯条儿，两个人又聊了一个多钟头。胡晓伟话题转到了汇源小区的一些“精英分子”身上。

“听说初三那个大呆去学厨师了，就是那个一脸横肉体重半吨的家伙。”

小麦芽道：“别提他了，这人快变流氓了。烹调技术根本没



学到，倒学会了偷餐厅东西吃，还偷啤酒喝！”

“你想不想喝啤酒，我请你。”

“说什么呢你，我说大呆偷啤酒喝。”

胡晓伟赶忙作揖：“说岔了说岔了。那个杜兵呢，我一直想打了一顿。”

“杜兵还那样，高中的董良颐现在帮他补英语。董良颐你应该认识。”

“认识认识，挺像黎明的那人。”

“哇，你真的觉得他像黎明呀！我也觉得。”

“杜兵那鬼东西呢，我问的是杜兵。”

“胡晓伟你别这样好不好，杜兵那人挺不错的。”

“好好，不说了。佟芳芳呢？听说要从初一直接跳进初三？”

麦芽咻咻地笑：“你听谁说的，不可能的事。佟芳芳进了学院附中尖子班，很优秀就是了。”

“没错儿，那小妞学习没治了。”胡晓伟望着天花板有些走神儿。沉默了约几秒钟，忽然漫不经心地问，“还有那个谁，叫什么来着……高中那个……汇源小区的大美人儿？”

“楚霞。”

“对，楚霞楚霞！”

麦芽感到心里莫名其妙地有些不舒服，恐怕就是人们所说的——醋意。她不明白，为什么无论谁说到汇源小区的人，都不会忽略楚霞姐，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魅力无穷。

“这人特野，追她的男生特多！”麦芽用两句话予以概括，不肯多谈了。

两个人直聊到下午近三点才分手，互相留了电话。望着胡晓伟耸动着瘦凌凌的肩膀骑车远去，小麦芽突然生出一种怅然若失之感。



真的，怪怪的！

清纯的麦芽就这样进入了一种难以形容的心理躁动期。好像挺幸福地体验到一种和自己有关的东西。过去都是闹着玩儿的，她开始尝到什么叫“掉了魂儿似的”。

她倒不是真的迷上了胡晓伟，不是的！

她只是感到身体里的一种沉睡的种子仿佛一夜之间“出土”了，在膨胀，在悄悄地抽芽裂变。那滋味确实怪神的，又好受又难受，说不清楚。

一个女孩子被人暗中喜欢过，感觉肯定挺好的！她特想特想透露点儿给要好的人听，却不敢。中间伤风发了一次烧，她迷迷糊糊净梦见男生。

胡晓伟像死了似的不来电话，她退烧以后试着给他拨了一个，忙音。又过了几天再拨，有人了，是胡晓伟的一个姑姑。那姑姑说：胡晓伟转学到武汉去念书了。

转学？武汉！这……这不是见鬼吗！

混蛋王八蛋的胡晓伟！麦芽破口大骂，像被人抛弃在原始森林里似的失落和沮丧。

暑期的生活本来就很无聊很没劲，好容易有了点“刺激性”的内容，却又流星似的消失在茫茫的夜空里。混蛋王八蛋的胡晓伟！

真是太难熬啦，这日子！

就在这百无聊赖中，砰地冒出一个热点——刘小涛把汽车撞了！

麦芽嗨地一声，重新兴奋起来。

一开始她以为自己听错了，应该是汽车把刘小涛撞了。结果不，的确是刘小涛把汽车“撞了”！



就如同“人把狗咬了”一样不可思议，名不见经传的大傻刘小涛眨眼之间成了汇源小区的头号热点人物。小区里那些“消息灵通”者调查获知，刘小涛那些天心情不是特别好。初二期末考试考砸锅以后，他挨了至少两三顿比较有质量的痛打，全家正处在鸡飞狗跳阶段。

可……可是无论如何也不该把汽车“撞了”呀！

刘小涛撞车的具体细节似乎是这样的：当时他骑车太猛没注意前头，而前头恰恰有一辆灰不溜秋的面包车停在路边。刘小涛解释说：他以为那车是缓缓行驶着的，他说那车在驶过来的时候肯定要绕他而过，撑死了也不过闪一下有惊无险，所以也就没在意。

结果……撞在停着的汽车上了！

说这些话的时候，刘小涛已经“吊”在医院的病房里了，左腿像一节树杈子似的斜伸出去，被牵引器扯向上方。那姿势很像在抬腿够一只看不见的足球。

小麦芽于是把一只大柚子拴在他脚尖的上方的，成心让他够不着。门外一个路过的大夫说：“嘿，小姑娘聪明，很好的创意！”

麦芽便万分开心地说：“我爸说我将来可以考广告专业。刘小涛，你觉得我能考上吗？”

“你那破成绩，能有个中专上就不错了。听我接着说，否则我就睡觉了。”

刘小涛的半拉脸是肿的，与另一边特不对称，额上和左腮都有擦伤。他说在生死关头降临的一刹那，他“嗖”地腾空而起，死活不顾地把自行车踹了出去。那小面包车的前玻璃像一堵墙似的迎面撞过来，接着他就高喊了一声妈。

同来的杜兵很遗憾他没喊：“永别啦，麦芽！”

麦芽立刻给了他后脊梁一拳。



小麦芽和董良颐认为喊妈是最自然的。小麦芽接着安慰他说：“刘小涛，我已经给咱们班大多数人打电话了，他们说会带着鲜花来看望你的。等着吧，你这间病房很快就会变成鲜花的海洋。”

“跟墓地似的。”杜兵贫嘴说着。

刘小涛说：“鲜花就免了吧，我倒是希望他们带点儿实惠的，《魔鬼终结者》那张盘（光盘）我最想要。或者高级食品也行。”

小麦芽还想说什么，董良颐把她拦住了。他问刘小涛：“后来呢，你是不是整个人都撞进面包车里去了？”

刘小涛说：“哪儿呀，我被撞飞了，要撞进车里我肯定完了。”

“然后前楼的陆萍就神仙般地出现了，对不对？”杜兵看着那张不对称的脸。

“是呀，要不是陆萍恰好路过这里，我躺在马路上谁管！董大哥，把雪碧递过来。”

三个人离开医院后杜兵异常深沉地说：“我告诉你们，刘小涛那家伙在撒谎呢。别这么看着我好不好，我说的保准是对的。他说陆萍神仙般出现的时候，俩眼睛拼命躲闪我的注视！不知道你们俩看见没有？”

不远，一个拉着巨大的锅盖形电视接收器的大车缓缓驶了过来。三个人站着看它开了过去。此刻是夏天的下午四点左右，炎热使人烦躁。

董良颐在路边买了两根绿豆沙和一根高级沙冰，小麦芽作为“女士优先”自然是吃沙冰的。然后董良颐问：“杜兵，你说的情况我也注意到了。刘小涛接过那半瓶雪碧的时候表情特不自然。可是……他有什么必要撒谎呢？”

杜兵大叫：“现在的孩子有几个不撒谎的，包括你！”



“可是他干吗要撒谎呢？完全没有必要呀！”董良颐的绿豆沙突然脱离木棍掉在地上，他把木棍扔进果皮箱里，“除非他有什么事情不想让咱们知道，所以编一瞎话。”

杜兵为了不使自己的冰棍遭到同样的命运，便小心地用手接着朝树阴里边走了走。

“董良颐，我敢肯定你说对了！大傻那小子百分之百有事儿瞒着咱们。你们想想看吗，那条街车多人多，又窄，根本不可能像他说的骑得那么猛。看，前头就是出事地点！”

杜兵说的不错，出事地点那里确实是一条难以骑快车的岔街。现在不是上下班的高峰，已然有些堵塞了。刘小涛出事是昨天的上午，小街应该比此刻还挤。

真的哩，杜兵分析得很有道理。

三个人站在人行道树边望着，想着。觉得又是一件怪事。

在放暑假的这些日子里，小区先后出了几起“案子”：一是佟芳芳家好几个晚上有人站在窗户外头，像幽灵似的徘徊。一开窗人影就不见了。二是高一的薛健丢了一辆跑车，据说锁得好好的，一扭头就没了。三是上技校的大呆招惹了社会上什么人，传言要在五号楼和六号楼中间那块空场“练”一场。

大家都在热情地等着那一天的到来。

那一天迟迟没来，刘小涛这里却出现了又一件不好解释的怪事。

“对对，杜兵。我越想你说的越有道理。”小麦芽眯缝着那对挺大挺秀气的眼睛，“这条街确实不可能骑快车。你们说，要不要动用我爸来侦查一下，看看刘小涛隐瞒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杜兵吃掉了绿豆沙，把手一挥，道：“说得对，孩子。跟我来吧！”